



昨日重现

清明寄相思

文/周秀峰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当我们还沉浸在亲爱的三舅仅仅离开我们20天的悲痛之中时，清明再一次带着哀伤悄悄走来，瞬间，哀思如潮水般涌上心头……

三舅自幼丧母，是年迈的父亲和姐姐、姐夫、哥哥把他拉扯长大。出身贫寒、家境困难的三舅，从小就非常懂事，他省吃俭用、刻苦学习，从不给家人增加负担，甚至挨饿受冻也从不言语。贫困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坚忍的意志，他终于扛过了饥饿困难的60年代，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一名中专生。

三舅一生聪明、睿智、忠厚、善良、正直、和蔼可亲。他深谋远虑，处事淡定，是我们全家的指路人和主心骨，谁有事都找三舅。他爱别人胜过爱自己，以实际行动关心爱护着每一个亲人。

他孝顺老人，是个大孝子。从刚刚参加工作拿上微薄收入开始就节省所有费用，每个礼拜骑车30里路，买上新鲜水果和糕点给父亲送去，自己从来不舍得吃一口。

他心地善良，重情重义，知恩图报。刚参加工作时，单位发了一身呢子料，当时的他年轻帅气，也是爱美的年龄，但他一件也舍不得穿，都给了自己的姐夫。就是在三舅姐姐去世后的8年里，逢年过节他都带上全家人，拿上钱和东西看望老姐夫。他想为别人所想、急为别人所急，眼看着自己年近40岁的

大哥还单身一人，他心急如焚，想尽一切办法成全了大哥现在美满幸福的一家人。大哥家大，人多，他生怕他们吃不饱，自己省吃俭用也要经常给他们送上米面粮油，让全家人渡过了难关。长姐如母，从小没有母亲的三舅，把姐姐当成了自己的妈妈，他成家前，好几个春节，都是买上好吃的、喜庆的年画和所有的年货与我们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。姐姐几次大病，三舅都亲自陪床，端屎端尿，擦屁股洗尿布，从不嫌脏叫累。每当姐姐病危通知书下达时，他哭的就像个孩子似的……他用绵薄之力温暖着每一个人。三舅对所有的侄儿男女他都尽心尽力，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。

我们的三舅看似舅舅，实际胜过亲哥，我们姊妹5个都是在三舅的关心、照顾、呵护下长大。最初我们从后山搬到呼市，仅有10平米大的房间，一切水、电、煤、厨房的改造都是三舅亲自操作，还时不时地坏了再修。用树枝插起的院墙，三天两头风吹倒，水冲塌，每次都是三舅亲自挖土打坝。外甥升学考试，仅仅挣37.5元工资的三舅都要提前买上面包、水果送去，盼他考个好成绩。外甥考大学，三舅加班加点，冥思苦想猜题，亲笔赶写了20多篇作文，作为参考资料。两个外甥准备上台讲课，三舅当听课老师，拿着字典一字一句地帮我们纠正后山的土话。外甥想穿双回力鞋，三舅借钱给买上；外甥无意中说过想要个红、白、黑相间的围巾，他记在心里，去上海出差时跑了好几个商店硬给买上；外甥想穿个黄色军裤，他脱下自己身上的黄裤子给修改了一条。三个外甥女生孩

子，他生怕有危险，早早守在医院产房门口，一直等平安无事，他才放心离去。大外甥女中年丧偶，他竭尽所能，对少年失去爸爸的重外甥也是想办法给予关照。

三舅宽容大度，修养好。外甥们哪家过得不如意，他都热情公道的给予调解和安抚。为了让自己的外甥能过好，三舅用自己微薄的收入给外甥女婿买了一件长呢子大衣，甚至不惜忍受冷眼和慢待，也要让他们有个团圆の家。

三舅热爱生活，留恋亲人，身患大病却顽强地与病魔抗争，在各种器官严重衰竭，呼吸已经非常困难的情况下，还要关爱女儿、外甥、过问年迈的姐夫是否安好。三舅给我们的关爱太多太多，而我们给予三舅的却太少太少。

千言万语表达不完对三舅的感谢和崇敬，万语千言诉不尽对三舅的深切怀念，愿天堂没有病痛，三舅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


河口往事

西碾房

文/王建中

桃花就要开落了，大头儿说：“开秤！”

二头儿将手探进草垛子，好次便有了定论。若是王爷地草，他就要折下一截，口里咂一下了，区别上、下王爷地草。上王爷地草是极品，就要请卖家喝茶了。茶不仅仅是喝茶，吃完点心，请到水坊泡过，伺候的舒舒服服了，便要摸牙子了。摸牙子就是探价，双方就要有几个回合。谈拢了，就放码子。码子就是底价，不论秋后价格如何，不能低于这个价，这是上王爷地草独有的待遇。草市有个规矩，起运时开价，平时收草，记账上即认了“生死簿”。

草头儿收完草，秤一放起来，掏草工就要丈锹。丈锹是行话，一般的掏草工多是穷苦劳力，掏草用的工具便由草场提供。掏草的铁锹是特制的，锹头窄而长。丈锹就是查验一下工具，若有损坏，就要修一修，或换一把。其实这是草场掌握掏草工的一个勾当，也就知道了掏草工的去留了。

识草苗是掏草工的一个本领，草苗四五枝生，便有老相，下锹就要一尺见外。掏草不能伤草。掏草有个规矩：斩草留根。不能将根子掏死。草场收草，不收“串子”，只收“栽子”。如果一年里掏草工有两次掏“串子”的记录，这碗黄连饭就吃不成了。本意上是为保护草场资源。简单说“串子”就是正在生长的草，匍匐在地，便有了这个形象称谓。“栽子”是熟草，直扎地下，粗壮孔武，与地面垂直，故名。掏草工背地里叫“二掌柜”。这是个双语，明里是说好草，暗里是贬低谩骂“二头儿”，也叫裤裆棒棒，交完草入了库后，又叫割毯货。掏草工最恨的就是二头儿。压质压价，剋扣斤两是二头儿和草头的本领，掏草工背后有一句顺口溜：“二头儿先死，草头割毯！”因此，后来人又说：“山野草场，没什么好瓷（词）”

王蕊在黄河达拉滩边掏草，实在没什么宿处，就掏了个地窖子容身。十几年后，“雁行”规矩打破，王蕊就在黄河边上安了一口锅，称为伙盘地，以此发家，直至有了二十间大碾房，被人称为西碾房，渐积人气，成了一个村，招来不少掏草工，西碾房又成了草场名。到上世纪二十年代，西碾房一场独大，成了垄断一方的甘草行大商号。有“王家不到河口，草价不开市”的说法。

这一年，西碾房和荣升昌争霸，河口草市迟迟开不了价，甘草积在草店和码头。公义昌瞅准这个机会，引进隆美洋行资金，大肆收购，草市出现混乱，大量“串子”草充斥市场，隆美洋行照收不误，以致以后二年草场歉收甚至绝收。只有公义昌发了财，却因陈隋宝的离去而关门歇业。隆美洋行的介入，扰乱和破坏了河口草市的秩序和宁静。适逢京绥铁路通车，河口草市移往包头，从此由盛转衰。

大伤元气的西碾房和荣升昌的衰落，标志着甘草时代的结束。河口，亦处在风雨飘摇中。